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三十五回 鬥法術大敗余兆 破唐營進取徽州

詩曰： 修行日久忽更弦，善惡祇爭一念遷。  
伸開毒手傷殘忍，止得垂垂獲罪天。

當時劉金錠見余兆發出寶劍，化作滿天交加，影日響振，向他斬將下來。金錠也祭起金鞭，化作萬萬千千，鞭劍兩寶旋轉飛舞於空。半刻，金鞭將寶劍數千柄紛紛打下地中。兆一見驚怒，祇得將原劍收回。又金鞭滿天向他頂上落將下來。余兆想來此丫頭果然厲害，不若暫回城中，以免辱敗。即將蟾蜍向地中鑽下去了，唐兵四散逃回城。金錠不趕，收兵而回。太祖大喜，羨其帶病出師，為國忘身。今天一出，又退卻妖道，古今名將之魁首。又加進軍功，爵封王妃正一品夫人。金錠謝恩。高王爺對太祖曰：“敵不可縱，寇不可長。今宜乘勝大破唐營，徽州一帶可下矣。”太祖亦覺被困日久，恨不能刻日成功，早日旌旗轉換，奏凱班師，免太后汴梁盼悵。遂將旨命遍傳，大小三軍，文武盡起偕行。

再說余兆被金錠鬥敗失利，借腳力遁回。唐主當日未知勝敗，即詰問，余兆不說出鬥法敗了，祇是含糊答應過。唐主一時捉摸不定，方欲窮詰勝敗緣由，天色已晚。先說宋邦君臣，此夜偃旗息鼓，大隊軍馬出得城來，已是酉刻。忖度此時唐人正在埋鍋晚膳之時。正好軍馬殺進，果然唐軍營中正齊用晚膳，不慮意外未備之事。一時被宋兵大隊突然沖入，透滿大營。大刀闊斧紛紛砍來，四下喊殺，喧嘩大振。走不及者，皆作無頭之鬼。五營八哨，大小三軍，三十萬之眾，有的方拿得刀槍，又上不得馬匹，四下踐踏，死者無數。殺入中軍帳，李煜正與二位妖道共桌酒闌肉飽，一時聞報，不覺醉意全消，杯箸墮地，二妖道早已遁土而奔。唐主危懼發怔，祇聞遠遠喧嘩，大喊敵兵將殺入，大呼救駕。幸得皇甫暉挺身背負了唐主，沖圍而出。薛呂大戟拒擋宋兵將，秦鳳、羅英斷後。宋兵紛紛殺尋兩妖道，遍搜不見。大隊人馬合著楊家兵，非比尋常，大軍直抵徽州。唐兵死者，屍首堆衢，殘傷十餘萬，眾將身帶重傷，偏將一眾死者無數，所遺棄刀槍馬匹甚多。

當時唐之將兵，祇顧保了唐主，直奔至清流關外。守關主帥聞報，以兵接應，迎請唐主入關。主將姓姚名鳳，原係漢時名將姚期後裔。同護南唐，鎮守此關已久，當夜見報到，唐主被宋人破營來奔，安慰一番，即欲提兵恢復故營，又因黑夜不便，難知虛實。倘若再敗，危中加危，進退無歸了。當晚仍憂宋兵乘勝直下，以窺清流，即發令四城兵馬準備守關之具，以防守之。

是夜宋主帥督兵長驅直進。眾將協力，大殺唐之將兵，正連夜窮追。高帥以窮兵勿逼趕，鳴金運回唐所失馬匹輜重。入城，時已天明亮了。祇有唐王安頓在清流關，眾將查點掩埋死將兵十餘萬，被殺傷者無數，方見兩道遁回，唐主好生不悅曰：“孤因一時不度德量力，至與趙宋為仇，又將眾武臣雄勇，以至數十萬精兵盡喪，日費斗金。不料今日眾人是個冰山難倚，若即如昨夜一敗，強寇方張，各圖自免，不顧孤身，平日所說，個個是忠勇，人人是義膽，不知化歸何有？若非薛、皇、秦、羅四將奮不顧身，身創重傷，保孤沖圍而出，早已死於亂軍中矣，斷不能與二位相見。以此觀之，我南唐終於不濟，不若及早投降趙宋。二位高仙亦即請回山修煉，異日丹成，或能福及於孤國也。”馮、兆聽唐主譏諷，語塞了一刻。同言曰：“吾主戲言反甚於惡罵，令山人當受不起。今雖一敗，不至於國破邦亡。惟山人上體天心，又承師命，一向戒殺，不傷宋將一人。今宋人反窺吾不備，不是明來交鋒對壘，瞞課吾埋鍋晚膳，一更之初，不意殺來，那人預備？傷我兵十餘萬，裨將百十員，好生狠毒。今既他不仁，我何須重義，已是計窮力竭之時，顧不得好生之德也！何難刻日滅殺宋人？但須我主勿要生退怯心，包得六龍終御，先業重光。”薛呂、皇甫暉亦以軍師初捉下宋將時不肯殺害，至有今日之敗。此後若肯任殺，何愁宋人不退敗乎？況吾國中尚有雄兵三十萬多，猛將不少，望吾主不可以再敗，便爾君臣離散，受制於他人。倘宋君不納，求為一縣令不可得，祇還憂性命難保。當日唐主聽了二臣之言，改容色霽，故至令兩道人復施毒謀。正乃宋之君臣災殃未滿，殺運未完也。余兆實深恨宋人敗辱，被唐主奚落一番，心中忿忿。對余鴻說：“有一法物，管教宋之君臣數十萬之眾，不出五十天，皆登鬼錄，不算弟之功能。”余鴻聽說大悅曰：“祇由師弟大展雄才，用來傷陷了宋之君臣，成功後，一同回山，上復師尊。是吾等奉命下山，未必吾師深責怪。”

住語師弟兄設計。再說宋太祖依高王乘夜大破南唐營，襲取了徽州府城，太祖深喜，記了眾將士軍功。所恨者御弟在汴梁城署位，好不坐享安然，不少念吾君臣苦困於壽州，日夕擔驚，既不添兵，又不送餉。實慮及所需之糧草有限，歲月遷延，未曉何時平服南唐？但糧食乃軍中第一要務。當日宋太祖見劉金錠身體平寧如故，可以押制妖道。即點差馮茂奔回汴京，催解軍糧三十萬。又可令馮茂回見彼母親，以安慰失離日久，是孝道當然也。他妻艾女亦請旨偕行，回見家姑，並順道回省父親。臨歸壽州之時，父親染了一病，心懸兩地不安，亦要歸家看視如何。太祖準奏，曰：“亦是一點孝親之心，理當如此，但路途上汝夫妻須小心，糧餉乃至重大事。”當日夫妻領旨，拜辭而去。後來馮茂男女回歸見母，安慰老母親。艾女回家視嚴父，仍然拜別，領旨解糧回壽州。一路平安，也無傍筆交代。

再說壽州城，此日適值宋太祖萬壽之日，高王爺率同大小文武之眾合奏上：“雖在軍中，然聖誕芳辰，躋堂介壽稱觴之禮，豈可廢缺，正盡眾臣子一點恪敬之心。”當日宋太祖祇因軍旅事煩，諸事皆忘記了。即己之生辰不及記著，今見高王率同文武大小臣將上殿，要行稱觴拜獻之禮，方始記著此日是己生辰。微笑曰：“朕非眾卿言，已忘記了。但今困於軍伍場中，乃君臣臥薪嘗膽之日，累及文武眾卿大小三軍別母拋妻，朕有何心復謀醉飽，免費諸卿誠心愛主。”高王、軍師等皆曰：“陛下念及臣等之勞，正見聖德淵深，王恩浩大。然陛下乃普天之下臣民大父母，今值萬壽無疆之慶，千秋共祝，近者稱觴，乃人臣重禮，安敢因羈戎馬之地廢之？眾臣之心不安也！況今又值徽州大勝，正藉陛下洪福，臣等得以安心上壽。今李煜大敗，亡命遠奔，星夜走險，僅以身免。雖然倚著兩個妖道，諒唐主自此心寒，無容多慮，可見邪不勝正，天心不附。且待糧草一回來，再進兵，目睹江南指日可下了。我主暫且開聖懷，允準臣等所奏，得以獻沈少盡臣等恪恭之心。”太祖聞奏，龍顏霽悅，允受群臣慶祝稱觴。

此日大開御庖廚，大排筵宴，山珍海味豐繁，玉液瓊漿陳列。自文武大臣一眾，下至六軍五營八哨兵丁，皆沾領御宴賜頌，各各喜歡喧鬧。當日君臣樂敘暢飲於帥堂，頌鹿鳴，歌天佑，銘皇恩於煌煌。當此上下皆忘卻身在戎馬之間，疆場之地，廢歌拜和的交酬，不覺酣飲暢然，君臣將士玉山傾側，自辰時至入酉刻。各司共事撤去御筵，此夜各文武皆已酩酊了，比不得前每夜嚴戒巡查謹守。正值事有湊巧，適值此夜余兆要設計殘害，一刻生災，未知宋人如何？下回分解。